

自退休以來，我的生活以媽媽為主。她走了，我不再為她操勞，這才開始用心細細體會母女間難以割捨的情感。當我記掛媽媽已否進入天國，即刻想到媽媽這幾年在療養院犧牲奉獻的生活。

媽媽在屬於她個人的看板上，經常貼滿聖像，媽媽對天主和聖母的依賴極深！天主給媽媽一切恩寵和力量。

媽媽最後衰弱不能行動約有五天，「唸珠」是她全心的依靠和陪伴，媽媽在這個時刻索性把它套在頸上，保證唸珠不失落。平常如果唸珠不見了，媽媽就像失去最寶貝的東西，很不安。她用這串鍾愛的唸珠祈禱了五十多年，為家人、為近人、為全世界祈禱。每一年我們有新的慕道友，媽媽會要求我寫下他們的名字，一一為他們祈禱，媽媽用這樣的方式參與福傳。有些教友知道媽媽花很多時間祈禱，所以誰有需要，就喜歡找陶媽媽為他祈禱，媽媽一定不負所託認真代禱。

在媽媽最後還能言語時，我關切她心中的思慮，問她想些什麼嗎？她簡單地回答：「想祈禱。」但她的表情告訴我，她為了不能像平常那樣終日祈禱感覺難過。我和她分享我的經驗，我曾經長時間擔心自己有一天病得不能祈禱了，怎麼辦？終於天主啟示我，天主不會和一個想祈禱而不能祈禱的人計較，天主也不會因此不高興或不看顧我們。申命紀裡天主的允諾永不改變，祂說：「我永遠不離開你，我永遠不放棄你。」當我們無助時，祂會更加憐愛，給我們派來天使幫助我們。我請媽媽輕鬆下來，「幾時妳不能祈禱了，我會天天為妳唸經祈禱。」

感謝神長和教友們為媽媽祈禱，家人也不間斷同心合意地祈禱，我祈求媽媽身心靈都平安，但想到媽媽的身體和心靈情況，沒有奇蹟是做不到的，我向天主迫切渴求奇蹟。在祈禱中，天主讓我看，除了身體需要醫治，靈魂打掃乾淨尤其重要。另一方面我說給自己聽、也是向天主的祈禱：不論發生什麼事，「我要」相信天主的安排都是最好的！這是我的選擇，我相信天主是愛、天主無所不能。為了媽媽少受苦，我呼求：「主請快來，莫遲延。」媽媽最後走得平安，這是天主給我們的答覆和記號，我們願意參與更多的服務還愛天主。

媽媽最後像坐雲霄飛車，而我那麼清楚地看見天主和我們在一起。二個半月前，我們「有幸知道」媽媽來到生命末期，該好好準備。我不知道它將會怎麼發生，不過我做醒著。我總以為自己能獨力完成這事，幫助媽媽卸下心裡的重擔準備歸家。後來發現媽媽的寬恕是反覆的，好像寬恕了，有時又不能，難以真正放下心中的負擔，我不得不向天主承認我的能力有限。

當我謙虛下來，天主就能施展祂的大能。天主先讓媽媽無意中向二姐透露她不幫已過世五年的父親祈禱，二姐把這事帶回台灣講給大姐聽，大姐一聽很著急，怎能讓媽媽帶著不寬恕的罪被拒於天堂門外？聖神引導大姐找了最契合媽媽需要的聖言「罪婦得寬恕」，囑咐我務必印出來交給媽媽。老實說，當時我並不是很有信心，但我照辦了。回顧這一段讓我

想起伯多祿這位捕魚高手，整夜勞苦沒有網到魚，耶穌指示他划到深處去撒網捕魚，結果漁獲滿載。我們有時毋須靠理智或判斷，只要配合天主的行動就成了。

大姐希望媽媽了解她的心意。這天，為了引起媽媽的注意，我對媽媽說：「這是嚴肅的事情，大姐聽了妳還不能寬恕爸爸，不能放下生命中的十字架，她很焦慮、很不安。大姐說，耶穌尚且寬恕罪婦，請妳也要原諒爸爸。」媽媽聽了即刻拿起這篇聖言誦唸，聖神在這時感動了媽媽，讓她完全明白、心悅臣服，且滿心歡喜地說：「謝謝女兒，請告訴大姐放心，我會照著天主的話去做。」阿肋路亞！我知道這是聖神在媽媽心中的觸動，使媽媽做出如此完美的回應，姐妹們無形中成為天主的工具，一起幫助媽媽卸下厚重的十字架。下次見面時媽媽主動提起，她每天為爸爸祈禱唸經。天主的仁慈，讓媽媽的心柔軟了、順服了，把平安留給我們，也留下她美麗的身影。

媽媽過世前二天，療養院告知媽媽的日子近了，一早我還在思慮該怎麼行動？療養院及時主動地為媽媽安排神父行傅油聖事，當天媽媽還能告解。但傅油聖事後第二天下午，媽媽即無力再睜開眼；傅油聖事後第三天一早，母親安然離去。

「不要怕，只管信」這是耶穌的許諾，我們相信了，因此成為有福的人。在這個為一般人是痛苦的時刻，我們卻滿有愛與平安，帶著對永生的盼望與主同行。而媽媽最後的恩惠，更是天主對一個忠信的僕人實現祂的許諾。

（洛杉磯東區 羅蘭崗《野聲》月刊）